



作品

弓箫缘

石榴记

二十世紀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弓箫缘;石榴记/小椴著.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
2007.4

ISBN 978-7-5391-3729-2

I. ①弓... ②石.. II. 小... III. 侠义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3148号

弓箫缘 石榴记 小椴/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林 云 孙 迎 敖 德

特约编辑 杨 俊 李耀辉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7.5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729-2

定 价 1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

献给永远的漂泊与永远的思乡

Contents
弓箫缘

目录

- 第一章·边庭夜劫法场·009
- 第二章·塞上胭脂无多·017
- 第三章·四十万石粮草·025
- 第四章·三十里铺争夺·033
- 第五章·化外牛羊自牧·041
- 第六章·心中冰炭摧折·051
- 第七章·军令遥喧威武·061
- 第八章·单车直救娇娥·069
- 第九章·为谁扬鞭跃马·079
- 第十章·终望耳鬓厮磨·091
- 第十一章·炉前奔牛一斩·099
- 第十二章·帐外引吭悲歌·105
- 第十三章·杀尽卑鄙奸宄·113
- 第十四章·允称英雄李波·125
- 第十五章·纵马踏沙涉雪·135
- 第十六章·弓弦箫声鸣和·145

石榴记
Shi Liu Ji
Contents
目录

第一章·石榴·149	第二章·封杀·173	第三章·默石·197	第四章·斩经·215	尾声·237
一·夜街·149	一·头钱·173	一·师爷·197	一·伤恤·215	
二·艳祸·157	二·老店·181	二·石屏·201	二·碰面·221	
三·空园·167	三·运河·189	三·宗旨·209	三·浴洗·231	



弓箫缘

那是一把乌胎铁背犀把弓，弓长二尺有七，弦是羊筋的，弓背乌黑，弓弦银白，这时正平平地躺在一方粗糙的羊毡地毯上。地毯顶是个将近一人来高的帐篷，那帐篷也是羊毡的，染成含混的青色。毯上这时正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，用一块细布将那把弓细细地擦着，她的手背和弓背的铁胎泛出不同质地的光泽。那少女左手摆弄着一支小箭，听着帐外低鸣的风声与杂沓的蹄响，抬起头不由得出了会儿神，脑中忽然有些旖旎地想：四月二十的跑马节就快到了，到时，这支小箭如果射出，会射中什么人吗——会——射到她中意的吗……

那一纸安民告示看上去已经很烂很旧，但被人小心翼翼地从城墙上撕下后又小心翼翼地抚平——那两个人在看告示上的话。告示上也没说什么别的，只不过是几个文笔粗劣的句子：

酒泉守尉迟行告四方百姓：

今捕获无法无天、残民害国马贼首领一名。该贼怙恶不悛，妄自尊大，背德逆行之处不知凡几，实罄竹难书其恶。今遭捕获，尤不知悔改。特定于三日后酉时于城外小校场就地正法，以平民愤，以儆效尤，特此布告。

这告示是三日前贴出来的，满酒泉城像是只这一份，看告示的人找了小半天才找到。官府抓到贼人，一向喜欢大张旗鼓，芝麻粒大的功劳恨不能都夸成西瓜大，今日捕到一个马匪，怎么反而悄然行事了？

看告示的两个人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，另一个只有二十出头。二十八九岁那人浓眉阔口，一双眼珠里微微泛出古怪的黄色，很少有人会有像他这样颜色的瞳彩；另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这近四月的天气



里，倒空心穿了件羊皮袄，领口处露出一段浅酱色的筋肉，十分结实。那个年纪大些的人却是个成名人物，关公之人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叫“豹眼”施榛，他身边二十多岁的小伙则名叫乔华，人称“草尖狼”。这时施榛正一脸郁闷地低头沉思，那小伙儿乔华性子急些，等了一会儿按捺不住，口里急急道：“四哥，你看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抓住的人真会是二哥吗？”

他像是不习惯自己思考——也是，在这么聪明的四哥面前，他早已养成不再动脑的习惯。那被称为四哥的施榛不由得皱了下眉——五弟乔华这么问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好，只有苦笑道：“我也不知。照酒泉守尉迟行一向的行事风格，是个咋咋呼呼、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这次这么冷静要处决一个犯人，怎么看都有点不对——看他们这偷偷摸摸的处决方式，倒像真捉住了什么顶重要的人物，怕处决时引起麻烦似的。可要说那些草包真捉住了二哥，打死我我也难以相信！”

这一年原是大唐武德九年，还是高祖李渊在位。那唐高祖李渊自从隋大业十三年起兵之后，以自身谋略加上几个儿子的骁勇，短短数年即已平定天下，一度乱糟糟的汉家山河重又有了些休养生息的迹象。酒泉地处甘肃西北，侧近玉门，本是屯兵重地，也是滋扰多事之区。隋朝末年出的一十八路反王，七十二处烟尘如今虽已灰飞烟灭，但犹有一股自隋末以来一直就盘踞在弱水、石板井一带甘蒙交界处的边塞英雄仍然纵马驰骋着，他们就是号称“折冲五骑天下驰、草上沙中任我飞”的镜铁山五义。

之所以号称镜铁山五义，是因为那镜铁山原是他们结义的地方。镜铁山位于祁连山西部，称得上穷山恶水、神奇鬼博。当年张九常、李波、马扬、施榛、乔华五人就是于镜铁山结义的。其时正当隋末，天下动荡，他五人为人仗义，除于乱世中凭一身本事自保宗族外，更能扶危济困，这些年也闯下了偌大声名，所谓“人的名，树的影”，这五人的名号在甘陕一带，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



所谓“草上沙”是指一个马场。那马场地处石板井一带，方圆甚广，但土瘠草矮，并不是个养马放牧的好去处。但一个地方有利就有弊、有弊也会有利，别看“草上沙”被人称为沙场子，养出的马繁衍艰难，但那苦水矮草，却滋养得马儿极有耐力，一匹匹虽身骨瘦硬，但极擅长途驱驰，在西北一带可是大大有名。这马场原是张九常所经营，五人结义后，他们各带家乡父老，就会聚在一处。五人中数张九常年纪最大，他为人宽厚，德行素著；老三马扬则性子轻捷，生得腰如猢猻，臂似猿猱，一身马上功夫，可称塞上无敌；老四施榛则以足智多谋名闻于世；“豹眼”之称，不只因为天生夜眼，也为他断事极为明利；而结义时年纪最小，才只十四五岁的乔华却是最有血性，于千军万马中也是赤膊上阵、冲锋斩将、略无惧色。这四人性格互补，本已个个称得上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何况更有个深谋远虑、胸怀大志的李波。说起来，镜铁山五义中，享名最盛的还数二哥李波。李波出身名门，据说远祖为雄踞边关的汉代名将李广。他幼承家传，长遇名师，不说甘陕一带，就是放眼天下，他也称得上一个难得一见的杰出人物。五义这些年驰突塞外，倒没有什么争夺天下的大志，主要是李波曾道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不忍将天下万姓的白骨堆积就自己的功业。但他们也绝非怯懦，当年薛举父子盘踞于天水一带，残民无数，镜铁山五义就曾与之无数次恶战，救得边民无数，至今塞上百姓还多感念他们的恩义。这次施榛与乔华之所以星夜赶来酒泉城看这么一个告示，实是为了一桩不得已的苦衷——那就是：他们五人中最具才气最有号召力的李波居然在一月之前忽然失踪了！至今人影全无，这当然是了不得、不得了的大事，更何况近来“草上沙”正面临十余年来从没有过的大关口，极待他深谋远虑的抉择，可他却不知何处去了，叫人怎能不急？

施榛想想这些，不觉头也大了，他也不信二哥真的会被酒泉守尉迟行的手下捉住，但实在是兹事体大，只见他想了想，皱眉道：“咱们先看看再说。”

此时已近酉时，小校场不大，就在城墙边上。天上的月已从东边城墙新补好的缺口上探出头来，施榛的脑子却有些乱乱地想：近两年，这天下真的似有些渐次平定的模样了。他自成年就赶上隋末之乱，可以说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成名于乱世，也恼于这个乱世。这些年，他一心盼望的就是天下平定，但不知怎么，如今，唐皇借世子李世民之力、经过数场大战，先平薛举，肃清陇右之地；再平窦建德，稳住黄河两岸；最后平杜伏威，擒萧铣，败林士弘，平定大江南北，纷扰多年的天下终于有云开日出之势后，他不知怎么却有了一丝遗憾——也许所有的乱世英雄都会有这种遗憾吧，他见大哥、三哥口里虽不说，但每一次有唐军大胜的消息传来，他还是看得出他们的心底的苦涩。他们都说得上是仁人君子，但也是豪杰英雄。对一个英雄来说：这场动乱，该永远不停、永远动荡、永远无歇无止！

……不知道处决犯人为什么专要选在这样一个傍晚，施榛皱着眉想：可能是怕劫法场吧？他扬扬头，如果真的被擒的人就是二哥，那么他们来的虽只自己和乔华两个人，虽然他也不想和唐军有什么冲突，但这法场，他们只有劫定了。

老五乔华像按捺不住心头的燥热，已把领子又扯大了些。施榛望着他年轻的脖项，唇角微笑了下，才待说句什么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城门开启的声音，然后，步履杂沓，轮车辘辘，他与乔华对望一眼，心中同时暗道：“来了！”

是来了——只见城墙东门边，正缓缓走来一队人马。人像不多，但也有二三百骑。施榛与乔华对望一眼，两人后背向城墙上一靠，同躲进暗影里。施榛的嘴向上努了一努，乔华会意，两个人并不转身，就反手用双手双足抓住城墙上的砖缝向上攀去。那城墙本不高，也就丈五有奇，去小校场的路就在城墙之下。西北干旱，所以酒泉也没有关中城池常见的护城河。两人攀至



城墙最顶处,并不翻入,而是用一只手吊在城堞上,凝目向那队人马看去。可护卫重重,加上夜黑,两人心头虽急,努力看向囚车,却也看不清囚车中人是什么样子。

那队车马渐渐驶近,“豹眼”施榛还是没看清囚车中的人到底是谁。乔华已经不耐,他一向信任他四哥的眼力,低声问:“四哥,到底是不是二哥?”

施榛也在烦恼,却偏偏急不得,好容易在那队车走至二百余步开外时,那囚车里人犯的脸才在护卫的遮挡中隐隐露了出来。施榛道:“别急,别急,就要看清了。唉——”

他说着说着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。原因是:这下看虽看清了,可那囚车中人明显是个没见过的汉子。这本来该算好事,但施榛心里不知怎么倒有一丝失望,这人又不是二哥,那——二哥呢?李波到底去了哪里?

乔华也已看出那人不是,心中失望更甚,一怒之下,甚至想不管车中人是也不是,都把它先劫了再说,他们官家捉的还有坏人吗——他这么想只为幼时眼观身受了无数的官府欺压,对官府两字已有了极深的逆反心理。但最近,大哥、三哥、四哥,连他一向最敬重的二哥都对他说:以后对官府的行动,一定要征求了他们的同意再说。乔华不知是何道理,但他一向懒得思考,又敬重几个哥哥,也就依命行事。

那车眼看就要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完了。乔华与施榛四目对望了下,心中都掩不住的失望。乔华正待道“四哥,要不咱们先劫了它再说”,心中明知四哥多半不会同意,这时就听到前面几百米处传来了一声犀角响。那犀角分明不是军中所用,倒像是牧马者吹的一样,乔华与施榛二人不由得就都一愣。然后,只听一串蹄声传来,竟有一骑马儿自远远的黑暗处、小校场方向向那队军队迎面行来。

不说城下的队伍一乱,就是城墙上的施、乔二人也一愣。没等他们愣完,只见那队伍已停,押队的似已料到可能有人来劫一般,指挥镇定,并不

慌乱。可来的却似只有一人。月亮升起，刚刚涌破一块云彩，这城下之路猛地亮了起来。月华如霜，虽不能照得人毫发毕现，倒也足够视物了，可那来人却在暗影里——只见三五步外，一匹马缓缓地、缓缓地行来，那马是匹深色马，肩高背阔，显得上面骑着的黑影倒有些矮小。那人被城墙的阴影一直遮着，也就一直望不清面部，他这么慢慢地走，看得不只城墙上的二人，连城下的军队似乎都有些着急起来。

那马儿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不知怎么，正是这慢给人一种气定神闲的压力。押车的军官嗓子似乎有点不自然了，叫道：“上弦！”

只见前面的二十余名军士齐向腰间一探，弯弓搭箭，对准来人。来人似乎依旧不急，不怕死似的，不逃也不避，看看要行到队伍前百步弓箭手的射程之内了，那人也刚要走到了月影之下。乔华也急着要见来的是何等人物，竟有这般英雄胆气。好容易那人走出暗影，城上城下之人心里却忍不住都轻轻发出一声低叹——大家的失望其实都是为同一件事：那人居然戴了好大的一个斗笠，宽阔的笠檐已把他一张脸完全遮住，墙上的施、乔二人从上往下看，更是看不见他的容貌。

那牲口眼看走进百步射程，军士们的手心都在出汗，就在这引而待发、一触即发之际，那人忽一伸手，他一伸手就扬掉了头上的斗笠，然后一条腿一抬，从马颈上偏了过去，人已偏坐金鞍，面向城池。城下的人还没看清，城上的乔华已惊叫一声：“是小妹！”

没错——来人居然是个女子，而且只有十八九岁年纪，只见她一抬腿，先漾起的居然是一条西域碎叶城一带女人才穿的百叶长裙。那裙子色彩颇为深艳，她的腿从马颈上跨过，那裙子就一漾一垂，晃得人眼里一片迷离。然后她人已偏吊金鞍，身子一伏，整个人从马前面看就似忽然不见了，那马儿却忽然加速起来。这些士兵久居塞上，却也没见过加速这么快的马，更没见过这么高明的骑术。那马儿从细步慢走到疾驰而奔似只要一霎似的！只



见它四蹄一卷，风似的就已要卷入敌队。那二十余名已弯好弓的士兵只觉前面忽然就失去了准头，等他们回过神，目标已在他们身前不足二十步，他们要调整也已来不及了。没等他们细想，那人已连人带马冲入队内。说来话长，其实只一瞬，那人就已冲到了囚车边，带队的军官才待大呼，就见她的裙子一闪，一手已把裙子掀开，她从裙底居然拔出一把刀来！刀光雪亮，在一瞬间照亮了她的容颜，那女子抿唇怒目，一刀就向囚车劈去！

——端的好臂力，端的好刀！只见她一刀劈下，车子连门带枷链一起裂开，那车人内颈上铁链却还被锁在车顶。好女子！只见她银牙一咬，又是一刀。这一刀在空中弯了一个漂亮的圆弧，像一抹霜痕般向那链身联结处的一个缺口劈去。城墙上二人已惊叫了起来。

“好臂力！”

“好眼力！”

叫“好臂力”的是乔华，他勇武多力，却也没想到一个女子也有这么强的臂力，居然敢用刀劈铁链，而且一挥成势，分明一丝多余的力气都没乱用，所有的力都集中在刀锋触链那一隙里！叫“好眼力”的则是施榛，他长了一双夜眼，更多心智，佩服的就是那女子一瞬间的决断——她能于瞬间看到铁链，决定出刀、出刀就向链上最薄弱的联结处击去，且手法如此准确，别说女子，就是千千万万男子中，这样的机谋果毅，也实属罕见。

那女子一刀击下，只见火星一闪；“嘣”的一声，一根铁链就此两断，连那带队军官口里也不由得赞了一声“好刀！”那女子更不迟疑，轻轻一探臂，已把囚车中人轻松地拎了出来，向自己鞍后一放，自己一偏腿人已复位，轻喝了声：“驾！”双腿一夹，她那匹良驹已扬首一嘶，四蹄如飞，撒着欢跑远。

那马儿几乎快冲出队列时，那些官兵们才反应过来，纷纷举刀拦截。可那女子左右遮架，只几刀就已将砍来之刀一一接住。她一人一马更不怠慢，在交招之中就已绝尘而去。眼看她就要走远，那军官回神叫道：“放箭！”

他们这时放箭，那女子还没出射程之外，她纵无事，她身后之人也必然凶险。城墙上施榛忽然推了乔华一把，两人一起纵声大叫了起来。他二人俱是壮年男儿，又是放马惯了的，于旷野之外吆喝牲口练来的好嗓子，这齐声一叫，沛然嘹亮，怎由得城下军士不惊！就在这一惊之下，马上那女子已带了所劫之人远远跑出了射程之外。眼看她就要跑远，却见她忽又回身，双手一拱，一个英爽的声音远远传来道：“原来四哥五哥也在这里，多谢二位兄长了！”

说完，一语未落，那马儿已带着她消失在远方的黑夜里。

本来乔华在叫出“小妹”两字之后，就要跃下城墙帮忙的。可他刚待动，就已被施榛拦住了。他一双眼睛就瞪望向四哥，待问：“干什么？”施榛已然道：“你喜欢小妹是吗？”

要在平时，乔华可能会把脸红上半天，可正在这紧急关头，不由得脱口答道：“是。”

施榛却并没有要笑他的意思，他接着就问：“那你想让小妹喜欢你吗？”

乔华一愣，施榛已笑道：“那你现在就别跳下去。”

乔华挠了半天头也没明白四哥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施榛推他两人一起啸叫，惊乱了酒泉兵士的军心，拦住了可能给那女子带来麻烦的箭，乔华的脑子也还在稀里糊涂中。两人叫过之后马上溜走，他二人的马就拴在附近。他们本是马场的人，用的自然是好马，那些兵士如何追得上？何况今晚那些兵士所遭遇之事太奇，又没伤人——事后回想未必不是一段传奇，一时也忘了追。两人在马上依那女子坐骑狂奔之迹追踪而去，半晌，乔华才有空发问：“四哥，为什么不让我给小妹帮手？”

施榛笑道：“你个笨小子，小妹并没有遇到危险，是吗？你知道小妹是个多骄傲的女孩儿，她出手的事根本就不希望别人插手！”

她又不是不细心，今晚这活儿她肯定早已计划在胸，你要出手乱了她的局，叫她做得不利落，她不恼你才怪。唉，难为你追小妹这么些年，也没弄懂像她这样骄傲的女孩子的心思。像这样的事，以她的性子，想让她高兴的话，你就听四哥的话：少插手，只记得到时拍巴掌就是！”

乔华也不知听没听明白，反正先点点头，也似懂了点儿，只是还是没想明白自己一心想给小妹帮忙，难道错了吗？施榛也知难以给他解释清楚，并不再说。两人纵马直跑了二十几里，一直快跑到酒泉西北处的古捻山口，才见前面的蹄迹慢了下来。他们也知小妹就在前面不远了。

果然，转出了一个红柳林，沿前面一条小道直朝一处山上去，那山不算矮，坡也陡，好在两人俱是良驹，攀缘而上，还不算困难。山路缠绕，乱石遮眼，行了一小刻，眼前才忽然豁然开朗，原来是到了山巅。这山位于祁连山北麓，应该说并不算高，但跟四处平地比起来，这里就是好高敞的一个高坡了。两人一抬眼，已看到了那小妹。她的马已歇在一边，她的人则正在给那个她刚救来的人松绑。那人双手双足都有铁链，身上还捆有几道麻绳。那被乔华呼为小妹的女子先用匕首把他身上的绳子一一割断，又依那铁链连接之缝把铁链撬开，这番硬力气加上刚才的奔驰也不由得让她鼻尖出汗了。

这里是高坡，正在山巅，没有遮掩，照在她脸上的月光自然更为明澈许多。虽然今夜的月还算暗的，但她的容颜像在发亮。乔华已下了马，正痴痴地望着这个少女。只见月光下，她的年纪看来实在不大，一双眼分得较开，在别人可能是缺点，在她则更添了分英姿飒爽的疏朗。她用的是裙里刀，所以虽然骑马，她一条暗花长裙还是垂至脚面，但她这条长裙可和别的女子不同，分成八片，外面虽看不出，其实是有八个暗衩的，叫她在人全无防备处可以随意出腿拔刀。那裙子系在她少女的腰上，更显窈窕。乔华也不知道到底是这裙好看，还是那穿裙的人好看了。那个少女像是一向面颊红润，这



时颊上却显出有些苍白。她长了一个小而翘的鼻子,可那翘动中不只是灵气与乖秀,也自另有她的一种兀傲躲在里面。她的好看的手上虎口处却颇显粗糙,上面还有一两道伤疤,想来是握马缰握惯了的。那少女这时已解开了被她救来的人的全部束缚,半天却低着头没有说话。

那被她救来的人是个黄色面皮、长相还说得过去的汉子。乔华望着她给他松绑,不知怎么,心里似没来由地就堵了一堵。那少女先并不说话,那汉子还待致谢,那少女已先开口道:“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?”

那汉子愣了愣。

那少女道:“你就不记得,三年前,有一个女孩,曾和你一起在这儿看月亮吗?”

远处乔华愣了一愣。他还待走近前,一边的施榛听了这话不由得就扯了扯他的袖子,叫他不要上前。那少女的眼中忽有些晶莹,似月色反在薄薄的水上的光,但她的脸上怎么会有水色?并没有夜露啊。那少女道:“你知道那个女孩儿这三年怎么过的吗?”

那汉子面上就似露出了些悔意。那个少女却一脸温柔地看着他,轻轻道:“我什么都跟你说了,你已该明白前因后果,你负了她。那时,你叫她九月儿,可你知道你对她的伤害有多深吗?一切我都告诉你……”她的脸上忽露煞气:“你不能怪我没有跟你说明白就杀你了!”

然后,她突然出刀,刀又是自她裙里发出。那汉子分明也有武功,但就是阴险如他,也没想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会在单骑孤刃、冒险犯难,于法场外救出自己,又给自己去除所有刑具后,会忽然向自己出刀!

那一刀的刀光十分明亮。那汉子躲了一躲,却怎躲得过这少女如此薄利明亮的刀光?刀光如洗,那刀光似乎不是要杀戳什么,而是要在这月色下洗净什么,它就这么轻轻地如隔世之吻一样地洗进了那汉子的胸膛里。那汉子惨叫一声,他本站得背靠山崖,中刀后就向山崖之下掉了下